



09663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記

重修虎丘山寺記

天下好山水可家也家於吳遂家吳之山吳中郭外山壘壘峙獨家於山之虎丘則人人皆晉司徒也不司徒不可以家此山不遭劫火不見司徒新面目又不見非司徒之洗腸刮胃也山自闔閭營焉以灰護之不得繼相傳秦皇鑿山

無夢園集

卷一

一

求劍處遇虎故名嗟乎之二雄者能常居此乎哉千載而下孰虎狼秦孰司空晉孰干將吳孰劍去而重來孰石頑而頭俯本朝開平忠武王駐兵寺中庇生人亦庇寺洪武宣德再火二百餘年以次瑰異左右廡周阿而樹上下剝層巒而跨鑿山腹以踴泉繞清流而置石一枝勁筆圖寫劍氣懸之天半爲舍利塔已巳之歲諸天臺閣觸手灰應塔欽欽不崩敗四抱火合巍然獨立亦一奇也覲而之者俯若睇仰若嗟欲





潞水客談記

天啓丙寅除夜余在 講筵以不撰寧國勅忤  
璫被 嚴譴江右同年比部象卿徐公獨視余  
邸中不肯去明年正月蹇驢出書焚一歲所著  
宣大邊防書有中宵夢入金華殿欹枕驚聽潞  
水聲句携一帙與俱卽潞水客談也宣大書何  
蓋時急遼余急宣大也客談何孺東徐公爲西  
北水利作也公官諫垣五月上此書亡何傳御  
史杖入獄公徒步護之偵者問王名公請以徐

無夢園集

駐一

三

貞明對遂謫而次其語於潞水云旣而象卿鳩  
工重梓戊辰六月余以 環召重來同館諸君  
子揖而言曰宣大果中虜書在乎曰焚矣象卿  
揖而言曰客談在乎曰在在則爲我記之退而  
書其事江右故爲 二徐祠其一死事徐光祿樾  
以公配鄒先生南臯曰死封疆死國計一也鄒  
先生文潔曰憂心如焚公之死胎於此一死生  
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  
富饒虞文靖秩富民耕者不行於太定其後設



海口萬戶江南之粟不來王庭以北上發憤上  
書猶期之十載嗚呼假如內地灑全義塞外法  
文靖專責守令以由功多一不擾民者爲上攷  
如邊屯將自耕以倡計田頒賞而萬夫長千夫  
長視其田得世官又如內屯優復業之令立力  
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  
之名色省養馬商人之煩苛其說果行罷遠募  
蘇班戍倅勻補亦何減史起漑鄴鄭國漑秦文  
翁漑蜀白公引涇馬援引洮虞詡浚渠之烈乎

無夢園集

駐一

四

譚大司馬綸是公言戚元戎繼光欲分南兵之  
願農者以佐公彼一時也柰何治田而計部沮  
之治河而鄉人尼之哉洪武時監生人才分行  
天下興修水利予嘗徒步裹糧與薊遼父老詢  
郭守敬水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低回良久今  
反覆公疏畿內先京東數處而列郡次之邊陲  
先薊鎮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潤而遼陽以東  
青徐以南又次之豐潤二百里間皆可以田易  
葦仍捐其一與勢族無失周官主與藪之意瀨

海墩臺備倭亦備虜部耕卒守墩戍絡南北以  
通內地可備卒然之急嗟嗟薊何地也嘉靖庚  
戌之後四寇薊門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虜不  
從此入以宣遼爲之衛也薊隔一墻三衛勾引  
依垣而守地濶人稀危哉可不講於先薊之說  
乎

文皇帝權置三衛而三犁虜庭多從獨石開平  
出師將欲拓開平迤北移三衛以復外邊時不  
暇耳隆慶初尚有言恢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者

無夢園集

駐一

五

俺答款而其說罷噫興水利尤係薊實著也議  
公者曰滹沱河不可治似也然公鑒前失不引  
丹沁支流而遡桑乾以上保安之田不涸懷來  
之勢少殺而浚深州故道疏饒陽以滙真定使  
滹沱分行入衛非壯畫哉公不云乎醫必藥而  
見不察肌不摻藥安見其不便耶趙先生浚谷  
曰京北水利與燕薊省調募秦晉中州水利與  
會通黃河無濫觴江以北水利與南糧可省宗  
祿可給故北虜漕河宗藩三大患也一水利並



治之予謂東南尤急云公之先郡守東山公九  
載令句容積雇役之羨石孔道七十里搜鹽商  
通引供茅山祠釐日噉菜父老刻之石書勤儉  
忍於上公去而揮淚語惟此治張秋築障水橋  
於沙灣與夏少師同里不一及門及其逮遣一  
老蒼頭護行在河上不見趙文華而捐月俸餉  
詔獄楊公爵劉公魁周公怡沈公束卓哉象  
卿才而潔嘗相對白雲樓有菓無酒旣而有酒  
無肴盤桓不能去噫六合之大扼腕才難一門  
之內壯猷貞節遡東山暨孺東及象卿而三矣

無夢園集

駐一

六

司農劉公重修潞墅塘記

念劬劉公令兩邑救亂倉猝興利除害中州像  
而祝之晉秩司徒涖吳關遼餉一萬七千有奇  
水涸五閱月公所免貲籌舳艫各盈尺小者減  
權半卒用節縮度支無缺額自潞墅涉楓江土  
堤亘二千餘丈董公甃石又二十四年波翻獸  
躡疏理而柔徒苦足繭乘苦蹄刈公遡其本始  
椿浸於奔流也錢糜於石賈也職金帛之厚下  
宅之吐水疾之臥大石覆之樹林石纜之冊號

無夢園集

駐一

七

段紀名姓以經久之駛行者吉行者孥行者負  
行者二十里之內翠澈澄瀾雲烟未覩山銜半  
邊之日濤白競渡之帆是役也創利建庸傳信  
無媿詞公德宇寬裕心動以誠支節必力父老  
言日放三關無闌出入榜人前歌後舞如入故  
鄉見其父兄有客過之倚水一聽如喧廣陵之  
潮公之令永寧也分藩析桐棚殿供億畫龍鳳  
而不彫幾木於孟津役於洛陽準官斗於潞藩  
裁誅求絕盜獻大璫斂手而永邑罔聞知靈寶



張國安反號萬人城閉半月公以他邑長令單車馳諭洞開四門始衷甲繼佯款三縱而期之日果從間道降公永寧礦賊屯雞子山方宴客遽選將給蓐食夜行矯發倉計散之薙其魁於陝公聞變疾趨不難不疎邑不被兵忽捧調檄皆就道持義聲爲軍器是以有靈寶之擢初夷大難訛言劫獄賴公底定禁斷邪教東省之妖不蔓公爲令酌開支緩急參伍鈎探飛詭自獻護囚簿忽自袖張炬焚之賊以不恐徐按治無

脫者爲政弛刑薄征河灘免丈三村減額故矢石之下願爲盡力大都柔惠小民而鎮定大事故事舖戶侈賓筵不給取諸耗什而二之且三之他若沈石於竹青張焰於綵絢恣所求索公自庀具給顧直費汰役勿事以公廩佐部贖故庭無片牘關天下事成於恢宏敗於寒儉公大度運以深計長材應以急智惟賢且能緩急可恃嗟乎吏習之囂也關市尤甚羣不逞之徒追趨逐嗜如入百戲之場亂其紀綱卒然有急藉

手加賦私相攫拏苛以繁刑峻罰至亡紀也予  
自入朝以來所覩記旌廉能之計吏 賜宴加  
秩

天子廷見褒美而公平寇亂於靈寶頃 詔書  
特高農部之選視春夏曹非公其誰哉

無夢園集

駐一

九



史侍書奇忠家祠記

神廟俞修

建文帝實錄

詔復年號遜國諸

臣知與不知從與享之侍書豈其餒而侍書遜國所不知之一人因侍書而知所不知者祝髮三人扈駕水關二十二入路運七人行遯四百六十三人不知何病天啓辛酉仁錫於奉化謁戴探花祠寧海吊方正學祠徬徨八百義士瘞玉之井竟三日不能去大呼曰八百義士姓名安在乎至台州過東湖樵者祠微雨磨碑第

無夢園集

駐一

十

載舊皇帝何在一語驚惋赴水耳孰知九人扈從以鐵棒啓鬼門卽樵也神樂觀中主臣席地夜坐卽樵也中和橋畔呼艇載師同舟八人樵其一也襄陽之行先至廖平家者樵也樵爲誰鎮撫沅人牛景先何以知之以史公自叙致身錄知之致身錄公家不傳藏之茅山道士手授焦弱侯弱侯垂老爲出此書以傳信於史牘公書自承樂後不紀號紀年不稱君而稱師師之號大矣哉天降下民作君作師故曰觀我生

觀其生處死地固生芟以大觀順巽生以中正  
觀天下生以神道設教生致死能生師統接君  
統先生大有筆力辰伯是以刻奇忠志叙事簡  
質可風或問伊川曰郊祀乞恩可乎伊川曰士  
大夫道一乞字慣開口是乞吾鄉有耆舊鄰郡  
鄉賢祠喧傳今年某顯要入明年某公卿入厭  
若之謀別築一室延季札諸公以出於是史辰  
伯祀其先侍書於家進不能額諸朝退不屑  
與齷齪伍君子聞而痛之辰伯更欲祀劉靖節

無夢園集

駐一

士

政錢斷事芹黃給事鉞龔安節翊與先生稱一  
郡五忠祠祔以高義楊福高隱王賓則季札諸  
公不甚寂寞矣乎嗟乎先生之來食也必何也  
清遠軒師所居也水月觀師所篆也忠孝堂師  
紉衣進履地也曾孫鑑師所命也金川之變與  
師共患難于國新皇帝追勅師又與臣  
共患難於家臣也萬里覲師茅菴而蕭寺分羹  
酌其友之死師也萬里泣臣草土而書堂觀鑑  
筮其孫之名君臣肝膽道義師生千百年後師



能不遵赤水麾郊龍直遡黃溪而小臣騰衆車  
使徑待乎向也尋師絕徼今也薦俎一堂昔也  
位師于上濟東臣西盤餐何其荼苦今也祀臣  
於家類歆禮秩栝棧孰非露斯昔也馮淮呼馬  
郭節稱雪乍僧乍道葛可衣鍋可補鎮撫可山  
樵今也冠蓋不忠安招魂不楊葉自去自來樹  
非深林非密身非犴狴已焉哉免於永樂死於  
宣德滇行之後告奸什七戈矛息矣 國無人  
焉莫我知今知矣王詔未至藏閣無聲今聲矣

楊文貞之詩與贊吳文定之表曾孫 之狀恍  
恍惚惚半在雲端今如太華之伸巨掌矣襄陽  
浪穹上下山阪有時雷填填雨冥冥同宿分行  
顛顛臥榻尚記依西平依浦江溧陽却黃溪追  
石梁歛袂君乎霾兩輪而臣乎羈四馬也魂魄  
毅兮死於獄而不自明茫茫宇宙吾君在焉號  
呼其不聞側身而無所哀哉啓床頭酒歎松陵  
絕甘者三年孰知小臣死數百載徼吾君一蕢  
一藻臣死於獄師猶在滇書付史氏師杳在天

臣死論定不如臣死君生臣藏帙於名山也豈  
如隨帝昆明而臂招楊葉之快生則竹杖芒鞋  
重慶白龍彷彿常不在死則絰結蹇產燕磯金  
川魂氣無不之昔逃雨之君臣今麗日之星斗  
一朝之燕饗非甘旬有六日之行乞非饑片言  
之中秘非榮九死之鬼雄非悔較書轉餉戴星  
勤王安靜法祖言猶在耳朴材委積端坐而讀  
儀禮也高馳不顧廷奏而殛奸貪也舉長矢  
射天狼臣欲提劔斬增壽斬景隆也非俊疑傑

無夢園集

駐一

十三

孰邑犬之羣吠御史昌隆可廷辱也情與質信  
可保盛庸可原也輝祖可擢也氣於邑而不可  
止奈何哉江南重賦以繩四姓一日之頑而貽  
生靈萬載之毒嗚呼帝試臣四書疑一道事君  
致身臣不疑矣豈惟九廟之靈迓之几筵卽  
吳中父老子弟宜貌公擊貪生像減賦愁容遙  
集季札諸賢近招靖節六公精皎皎以往來如  
漱正陽而含朝霞也夫



重修寶應元君廟記

余以壬戌元旦謁元君詢故朔嘉靖壬戌六十年矣神降塞河憑水工而語部使者迎像堤上維纜放埽埽不受繫自移決所去堤尺而止晨與隄合插銀箸二又憑而語其廟我於晏廟址廟成地不海而產螿自是堤不決四年即決立禱塞之捍菑禦患不寧省塞茭捷竹沈玉費若軍餉馬草馬價班夫多取辨執幡旛匭帛之客其插二箸何哉神若曰高郵之甓社寶應之汜光

並險悍抗漕自開康濟避甓社彼汜光滙天長盱眙諸水下槐角樓張兩翼夾擊東決憂田不治憂鹽場沮洳開新河存舊堤宋不有陳損之一疏乎插箸河干以待能者此箸一借于陳恭襄再借于白康敏蓋

神祖之額弘濟也水高于田難倍弘治而貲費減前比急泗水議開周橋周橋開湖不注淮隄不障湖是棄高寶也高堰奚設哉

天子登極之元年召還史職廟以五月十八日

奠寶鼎遂謀借一箸爲神謀弘濟河之濬也石  
四潭及二閘止耳餘悉土土疏惡宜取諸歲修  
里爲式歲築若于里漸至三十六里皆石不然  
國家安得再有十二萬供寶應尾閘哉前此陳  
公燧不改二閘令徑直易漕平堤策之下也此  
寶應爲上濬淺理河之庸論也寶應爲急務博  
節省之虛爭毫釐之計天下事敗于寒儉鑒諸  
請再借一箸爲神謀河淮夾流無名山以鎮而  
漕漕巨湖誰寶控扼元君神謀壯畫宜在淮楊

吏士先而治淮于淮不若治淮于河意者神爽  
樂游于高堰周橋之上及淮河之未合務分河  
而殺黃必有上清寶文理水之法玄夷蒼水金  
簡玉字之書俾強河分弱淮振無若吏人皇皇  
置淺建閘束河刷沙開海口出民田補苴萬分  
一也壬子之變能不寒心以骨立哉然後吏與  
神各舉其職夫寶玉見而肅宗改年與改邑攷  
其時史朝義方圍宋州淮河道絕刺史崔旆取  
江路柝南山入關獻定國寶十三誌稱小康宜



置勿論赫赫我 皇懷柔山岳欽哉率作興事  
鼎黃耳而實鼎玉鉉而節節也實也皆治河之  
大經也

無憂園集

駐一

六



大經也

置勿論赫赫我 皇懷柔山岳欽哉率作興事  
鼎黃耳而實鼎玉鉉而節節也實也皆治河之  
大經也

泖湖湛應殿記

是湖也古之由拳秦之長沙或言沈而爲泖或  
言吳平後陸機兄弟游此十餘年至其瀉黃浦  
道小吳淞湧孤沙於滇淼峙崕闕於蒹葭乙丑  
秋日與小真金君雨中過之俄來九峰之青嶽  
然曰惜哉東南貧兒十日傭而得百錢其子竊  
之酒肆稱伯矣貧婦百日績而得一縑其夫被  
之柳巷稱郎矣入金閭炫然奪其目登泖峰沸  
然奪其耳意者山川不自斂而藏我民之鳩鵲  
也則將呼風風雨雨而告之又亡已則呼潮音  
閣大士而商之思昔水利頒集巡撫久任天淞  
開而文貞相此吾君吾相數百年經營澤國與  
區也昔人急西北故急東南在今日北以田功  
水利爲塵飯而疆圉屢損其病在東南不在西  
北不如專意疏治東南以旺神京之轉輸予  
所以疾呼大士蓋世有不可解者三士夫念佛  
而吝布施僧徒各繕精廬而坐佛於泥滓富人  
不行義三者東南尤甚順泉鄒翁固大士之所



呼而修湛應殿其一云

無夢園集

駐

六



呼而修湛應殿其一云

重建臥龍街關廟三義閣記

關廟鼎革載在欵議不具論竊有慨於季漢之際也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然人才至季漢而獨完君臣魚水兄弟友生之誼至西蜀而始全然事功至西蜀而獨闕自古人倫品概垢之不濁風之不霾鏌錙之不折至三義而始定然史編至三義而獨殺余謂殺之乃以定闕之乃以全裂之乃以完天不生弒帝弒后之操丕則昭烈之大節不彰天不生帝魏寇蜀之陳壽則正史

之是非不自壽賤史耳何足妍媸而諸君子以權剝爲功范氏曄正之後漢書習氏鑿齒正之漢晉春秋張氏栻正之史編朱氏熹正之綱目則何勞覆說哉一陳壽也故入之以爲陽予魏陰媚晉甚且以凍水氏之祖生於典午故後人爲之諱行事故縱之則曰志何以稱三國也楊戲季漢諸贊何以不削也孔明誥書何以有殊功季漢語也又以曹髦之弒曹奐之禪一切不錄併爲壽罪若然是反爲開一出孔矣今議論



日刻而適以寬皆此類當時不帝漢誰帝乎不  
寇魏誰寇乎或以孝獻配周之平以昭烈配魯  
之隱亦非也故曰殺之乃以定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此特筆也余卽以爲三義案夫昭烈乃心  
帝室方其破黃巾縛督郵膽智固已遠矣孝獻  
播遷帝甫栖遲楊瓚莫適與謀及領徐州牧天  
子在操腕中與袁紹連兵擣許紹敗奔荊州  
又弗遂然後入吳併力破操議包荊益忠武定  
筭江東君臣方在危疑英雄當機非鼎足不辦

自許田一面天顏卽九閩萬里貢獻未通竟何  
嘗須臾忘孝獻哉董承受衣帶密詔謀誅操不  
幸而泄最後羣臣遙表爲漢中王拜章驛上還  
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蓋亦操所表封卽  
壯繆封還誥書意也魏旣篡漢始以建安二十  
五年爲章武元年做漢光武自立爲蕭王卽位  
河北故事豈不正哉是以一依揚再依瓚三依  
布四依紹五依操六依表七依權八依璋依之  
爲漢天子擒之亦爲漢天子景升不得不戀荆



州不得不取流離顛沛不得不以孱夫自全長  
者自處史稱與下士同席同蓋使刺客刺之不  
忍刺投機赴會不得不疾如射隼忠武不得不  
三顧三人不得不一體聞孔融之殺不得不流  
涕慨嘆督五谿八蠻爲伐吳之役忠武可以不  
諫趙順平可以諫不聽萬乘不得不冒矢石虜  
亭不得不敗白帝城不得不與權和蓋在忠武  
侯操不可與爭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成局  
中是以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畏一孤身  
之劉玄德爲其仁也壯繆桓二侯合鄉里徒衆  
爲禦侮及部司馬侍立稠衆再守下邳玄德妻  
子三被虜雲長以計奔表翼德將二十騎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亦爲其仁也嗚呼壯繆旄頭不  
繫壽亭之號桓侯槩上不掛嚴顏之頭而愚竊  
大不韙報曹之說夫賊操何恩烏用報耶不斬  
顏良必無策以奔表操在公術中竟弛追騎偃  
然出奔不虞強敵在其背爲昭烈也何報之有  
不然嚴將軍不報翼德豈以其故貶烈哉此卽



以秉燭達旦目爲奇節之節語也許田露刃叱  
吳請婚正昭烈衣帶密詔中心事見其大者耳  
樊城之捷操怖而遷都後有伏權死於臨沮天  
乎或乃以忠武不出師佐之又謂孟起方領徐  
州益德亦寄北門誰可遣者皆妄論於赫壯繆  
何必兩人張其軍乃不敗哉夷陵之師翼德率  
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蓋恨不  
早見壯繆地下豈暇擇患耶封西鄉侯策云以  
君忠毅比蹤召虎亶其然矣始昭烈語翼德有

無夢園集

駐一

三

鞭撻健兒勿令左右之誨後人傳會遂以壯繆  
侯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桓侯敬君子而不恤  
小人則聞魚水之言受超逸絕倫之評歡無間  
費詩立談遽感悟拜前將軍可謂驕於士大夫  
者耶蓋昭烈一心孝獻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臥  
龍本謀吳旣違盟壯繆蹉跌曹丕稱帝苟利社  
稷則專之其敗則歿之古今不可以成敗論英  
雄者惟殷三仁漢三義耳后皇帝追謚諸將相  
武卿侯以下纔數人而獨以壯繆卽繆爲貶譏夫

明威克亶有天帝之尊而庸夫豎子猶鼓唇吻以鬪於一宄之內悲夫弇州謂至誠無息足以當之若汪公道昆以壯縲薦五倫之三抑何言之不該哉嘗謂天不足於西北以仁義補之天可補况國乎殷有三仁殷至今不忘漢有三義漢至今不忘故曰裂之乃以完管人以昭烈君臣比之孔顏師生何計利敗故曰闕之乃以全噫嘻昭烈之有北地王也壯縲之有平也桓侯之有遵也桓侯長子苞早天遵苞子皆以死節著

三義之後各有三義漢業亡三義補之三義亡三義之子孫補之天地之仁也三義之仁也與天地無極其壯縲乎靡跂已



重修寶帶橋記

姑蘇志寶帶橋去郡城十五里跨澹臺臺湖南北長三十餘丈今呼爲小長橋唐刺史王公仲舒捐帶助建紹定五年郡守鄒公應博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公忱再修閣學陳循記曰漢武帝開運河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壩百餘里風濤衝激王刺史始作巨隄障之通挽者路然湖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于海者堤不可遏宋元以來橋遂珊沒有司駕木以濟廬陵周

無夢園集

駐一

十四

公與知府朱公勝戒有司漸次節省以庀材用又四年秋率朱守及長洲侯周公旻吳縣侯葉公錫往度之咸具耆民李禧等董之爲長橋千三百二十五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高其中之三可通鉅艦石三萬二千六百丈木四萬二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鍊一萬四百觔米二千六百石冬十一月落成班班可考也余每過輒憶橋一石獅歌臥先祖文林郎敬齋公集溪農漁父立之途先君筮仕暨陽調繁語

溪所過停舟湖光山色影落杯酒手摩獅子微  
見中流墜石呼長年引繩丈之憇井亭見一斷  
碑爲遂昌令施霖記則二誌皆未入記曰繇正  
統迄今嘉靖三十七年歷百有餘載雖嘗葺治  
不過小補溺于橫流斃于險石橋以一葺障三  
萬六千頃也巡撫尋齋趙公憲副鏡湖熊公郡  
守三山溫公別駕華源徐公目擊喟然會海夷  
犯順久之事平郡諸公丹經其地以祥符釋子  
圓明疏行于郡邑適徐別駕署縣命水利丞周

無夢園集

賦一

三五

大經估勘請諸巡撫見海翁公郡守龍池王公  
咸報可大經往盡乃心勸導有法始于戊午

九月成于己未三月余自獲此碑乃知神物護  
呵雖一命亦有所濟丞如周亦不可民也况大  
吏乎昔天台師路逢一僧偕行澗水暴漲僧邀  
師同渡師曰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跣波若履平  
地復回顧呼渡師咄曰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  
脛僧嘆曰真大乘法我所不及雖然自度度人  
一也跣能自度何煩僧度僧能度已何難度人



褰汝衣有水同無水斫汝脛無足同有足欲盡  
作天下好事大乘與小乘何異但到處勿放過  
自度與度人何異度一人與度千萬人何異蓋  
有志焉未逮也癸丑秋水大溢余謁先君名宦  
祠過而危之石欲落不落迨歸石半落在水濱  
不可問圯二十五丈有竒夜無巡檄此機不可  
失直指將按松陵俞觀察公維宇先君同榜慨  
慷方事荆溪予過家不入逕詣謁館余萬文恭  
公書院驟聞前語拊掌笑此咄嗟辦耳余曰否

事必不行公色變余徐曰檄下不行再則催三  
則怒怒已則事亦已識時務者存乎俊傑是直  
指之所必經也已爲之孰若人爲之須一開口  
耳公悅會二守許公爾忠廉而敢勇受憲令予  
作畱慙之未幾長吳吳江設三廠乙卯竣工又  
數年所謂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艦者前此稍支  
吾至是濫激淫嚙作奔勢臨上流太湖直瀉石  
墜如覆水長洲葉侯成章真父母余奔告之如  
癸丑公立捐數百金余竭囊襄事工速而固則

疾真實心誠信于波濤浪爲吐花石爲點頭青  
山爲啣半邊日以照耀光顯之矣迄今無紀載  
先是乞文于俞俞曰吾何力之有葉侯亦云倘  
余又復以借之齒牙諱行好事反不若嘉靖施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墮  
文字小乘見終願褰裳問渡游大乘法器中不  
作自了漢也

打竹不數語

文字小乘只務願褰裳問渡遊大乘法器中不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墮  
余又復以借之齒牙諱行好事反不若嘉靖施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墮  
文字小乘見終願褰裳問渡游大乘法器中不  
作自了漢也



貴池縣復昭明太子瑩記

余友韓孝廉君理見昭明太子于夢以侵地告  
爲乙丑五月辛未卯中徐理前夢赴選人者銅  
陵教則太子墓在池郡秀山門外銅陵其屬異  
之越明年壬申五月郵寄開函仍是一夢又仍  
是前夢也君理初登秀山問墓墓在秋浦距六  
十里其人驚相告曰主僧海善上土豪胡萬林  
狀未幾有僧赤腳白髯手持一卷芒芒然自貴  
池投牒歸卽海善也所持卷則孫中丞秦司理

無夢園集

駐一

二

碑文各載道里祭田如指掌于是君理白之史  
侯鶴野不言事而言夢史侯亦余友胸次浩浩  
焉凡八下牒而萬林至牘未竟一日視事縣堂  
空中繫正差作昭明使者語告枉法受賕之數  
徑趨出聞鞭楚叫號聲裂肢體噴血斃矣因下  
萬林于獄明年正月副差如醉狂將死卽萬林  
有力如虎有錢如山必三之矣若是三姦者不  
足辱大明之斧鉞也以煩明神吾是以徵太子  
靈而天下肯讀書人不可忽也予游名山所過



題讀書處無不太子者或曰真或曰贗予笑謂  
何地不讀書何方不昭明爲此紛紛者豈屑擲  
一夢嗚呼昔日太子不以富貴顯而以讀書顯  
今日太子亦不以富貴靈而以讀書靈何也今  
之捕隸固蛇蝎不敢願虎豹不能攫循良不忍  
殺者也一前代死昭明能殺之讀書靈且威至  
此哉不夢他人而夢于君理君理苦讀書人也  
史侯鶴野然其言鶴野會讀書人也君理旣告  
余爲了前夢畢矣誰令操簡故揮汗不倦余勸  
世間讀書人也雖然太子讀而靈吾儕讀而不  
靈否則不難于殛二差區區醜虜逋寇反遺宵  
旰憂世上有此讀書無用之人哉予亦不屑勸  
之矣無已其勸人焚筆硯乎則又恐太子之督  
過也豈太子所讀之書吾儕未經見耶成毀數  
也螻蟻烏鳶太子豈智不莊生若意者一杯之  
土堪惜如許江山尤倍惜耶太子其閱予志焉  
爲分君理半夢置余無夢園中



江右玉泉周孝子記

玉泉周先生故衡府紀善是修公裔靖難師至公已爲藩僚諸相約歿者或勸進不復歿公卒死人以此多公數傳有先生先生幼謹敏如成人塾師始授論語輒問孝弟先於學文師咤其奇弱冠舉茂才異等不第戶外執經問稅者屢常滿有西河河汾之風所獲脩脯盡營甘肫嘗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敢以貧故儉其親餘則給仲弟四世未析箸有里中兒雨

無夢園集

駐一

三

雪僵道傍垂絕解所挾纊甦之掖以歸身凍且病善行純備氣義激人方翁當殯時鄰弗戒於火先生身翼樞板號不輟忽空中人語無傷孝子有赤衣絳冠者鞭風風反轉車無恙他救焚皆焦爛先生獨處烈焰中衝突如平常眉髮燎盡竟無恙長洲史氏聞而記之曰嗟乎古有言求忠臣必孝子之門茲孝子乃出忠臣之門漚芳酷烈固有種歟當金川不守藩臣就義食祿

盡心之節上孚





重修天妃宮記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秦攻匈奴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率以三十鍾致一石未收海王之立意者海神不爲使也天妃女于莆田之湄州林女也勤濟渡旣爲神肯見海中立危檣燈火動則風迴帆轉元禮秩視嶽瀆然非自元始宋志之詳矣初祠于莆水旱之不時民有大疫必以告旣益封順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助順顯衛英烈嘉應協正慈濟善慶顯濟歷元

無夢園集

註一

三

祐宣和紹興乾道暨淳熙紹興嘉定嘉熙所從來甚遠或起風濤烟霧擒寇泉州或出甘泉療興化或迷賊道反接于廟或止錢塘之決潮其最著者宣和間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獨路舟神火見無湛溺嘉定間金人寇淮甸雲中皆神兵及戰紫金山復現像三戰解合淝之圍雖百萬甲兵不能及也軍國之事漕爲大自元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天曆以回七日之颶風濟百千之運艘益封靈慈宮至于今卽海運

罷而祀妃不絕有以也胸山海門有料角沙以竿深之淺之其淺而生角則名是海可量也盜可使也于是亡命之朱清若風與鬼蓋神使之然而又使之與其徒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開萬戶府者三非朱清張瑄及善造海船之羅壁不以官故宰相不難于見鬼盜賊不難于得官而後七百萬石自至元二十年及天曆二年歲書運米之數以徵失亡少有深意云洪武永樂間輓七十萬石于遼于燕會通河行始罷或

謂浙西東瀕海一帶繇海十日可至神之聽之當何如也且天津登萊既有汎舟之役矣遼民在海島義而思剽奴者神何以活之黠鷲倡亂神何以殛之頃八閩屢報擒斬意莆泉神所出游乃秦晉二東曹濮間相率陳兵驅之入海卽上首功什宵旰矣聚百千萬群不逞之逋逃于海人謀止此矣惟神聰明正直何以處之是將帥大吏驅賊入海人臣之膽已卸正恐煩神畫也其能晏然已乎神苦心勞思寢處不寧入其



官吾儕又能晏然已乎

無夢園集

駐一

三十四



自序竟又謝晏然已乎

重脩長洲縣學儀門暨名宦鄉賢祠記

江右晏大夫貳守吾蘇士之有節廉者皆稱之  
署長洲澤國父老扶杖望顏色大都曰清曰便  
曰神暇而詳善處事凡事有成法圓應而誠至  
長洲賦役如蝟不當公一瞬時度閣置吾邑更  
數銓不來唯恐逋賦累官公獨哂曰官也有命  
也有義也賦也有源也有委也几席有溪湖焉  
簿書有魚鳥焉期會有紫氣焉催牒有慈航焉  
廟堂之急急邊陲監司之急急職掌吾於其間

無夢園集

駐一

三五

寬一分一分惠矣挈一絲一絲理矣蓋長吏不  
親民何以親士然至於今民不可得而親也親  
胥史耳慈母不能接膝語其子所賴者近聖人  
之居與膠庠人士課誦詩書幾幾乎山童澗叟  
如瓊芝瑞草布于野田乃日與多士坐春水天  
上之舡諮求濟渡穡乃秋民乃邇故親士然後  
親民其苾芬相接也糗餌相芳也於是晏大夫  
之勤學宮可記矣先儀門何也示堂室之有棟  
也自罷百家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與孔子背



弛絕弗進莠當門以必鋤矣余讀易至大過而懼四陽居中何懼焉天際之翔翬革斯壯試叩本末彌苦弱爾不極其剛棟斯隆焉獨立則不懼不懼則不弱識量廓情性平夫子之牆萬仞薰之而和奏之而假吹之而律劑之而味自禮門始名宦鄉賢二祠並舉何也示棟有輔也大夫而賢不求知士之仁者知之士而仁不求知大夫之賢者知之相知則相規相規則相輔成者可作况生者乎公一舉有門有堂有室有棟

有輔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事君以來能臣不乏孔子曰吾事君未能也今親見

堯舜之君矣未能可不求否求之可不風不雷逡巡大作否大夫以是倡也交覺其未能交不安于未能無蓄力無蓄言輔車也可以呼將伯之助風雷也可以衝天吳之濤沼沚也可以迓天帝之格土缶也可以歡牖納之樽則奚憚而不求且勤政訪道史冊中瑞雲華日也遙想之簡編而近捧之丹陛能不喜龍光以耀之鐘聲



以鼓之正文體以鵠之能不懼百相求百相勉  
公於是合中外之能以事君又合中外不敢不  
求之未能以事君試上質諸孔子旁質諸大夫  
士生於斯吏於斯者以共繇是路出入是門一  
意親民勿親民之讐親士尤親無求無欲之端  
士是舉也義學博王公勤訓嚴課以國博行與  
范楊二廣文互襄厥成則於法得並書也大雅  
不云乎 我王綱紀四方人才作于國中則

綱紀張于四海有以夫公諱日曙號 江右人

無夢園集

江二

三七

繇橋李上考兩地循良聲動吳越之潮蓋推救  
時巨棟云



天雨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爲井懸巨石如墜  
入井呼則不得聲固與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  
居此亦安壤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  
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  
福不泛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  
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  
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竝青芝以左之則  
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

無夢園集

駐一

三八

都玄敬天爲漁家開下崦晚空畫舫駐中流則  
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  
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  
具區以運腕又邇龍山其竝雄也宜攷郡志紅  
闌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  
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  
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侈於往日有  
奮迅踴躍而出卽髮可捐囊可破也况茲山也  
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萬樹

其奚有於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遙望山之  
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翹鳳凰也高五百餘丈岡  
隴抱巖岫綴幽而曠鄧尉也山半面湖遠見法  
華如屏浮于水面竒石高松谷嘯數里玄墓也  
緣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  
也自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  
芝堤也樹樹凌波香雪撲人霏桃間之蟠螭朝  
士西磧也一望太湖極壯烟霞亂抹近者九龍  
遠者茗雪也

無夢園集

駐一

三九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爲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膽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槃雲深無藏影

無夢園集

駐一

罕

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石之爲物也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膽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槃雲深無藏影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重建荆山口橋記

天作地作時作人不作君子懼焉彭城近堯作  
十有三載乃同其地用動不用靜予渡河而北  
道荆山口有石鑿鑿蓋細民作錐刀之末亦作  
焉以風大吏勸有土之長誰舍諸嗟乎彭城王  
氣所鍾今與蛟龍爭此土昔也斷橋捍蓮妖賊  
乃裂車軸以渡徐州扼河巖守作勢意者力倦  
而不能攻亦鄉人斷橋力耶事平興復畧有次  
第彭城舉廢詎止此予爲撰記蓋橋成而南旺  
呂梁諸巨浸東省七十二泉三百里橫溢之水  
有所洩二百里直下宿遷之水有所歸殆非細  
故也



義田記

先生忠義填骨髓始緣諍

國本空署譴官萬里之謫澹然自得季通不挫  
之節自此始也一日手朝聞道夕死可矣菟文  
三示愚愚讀竟因歎生年百死年萬不可死焉  
可生先生痛砭偷生而得正以斃於是決矣吾  
鄉緹騎之變先生在邸苦心調護郡人像而祀  
之愚入都夜語先生爲人排難解紛必與計長  
久及其身擐甲胄料敵如神矢無虛發茲事如  
無夢園集

駐一

呈

何下劑先生曰不可理是非則日夕引暴子弟  
焚劫禍患冀少衰止爾逆璫窺而銜之在光祿  
不少骫徇故諸君子因削奪起先生用削奪死  
雖然旣聞道則死可矣以節概若此以復淪之  
功又若彼衰冠易名之冊人倫宗焉  
上予祭葬予廕秩少司空有子廷棟疏于朝  
實光顯之歸襄大事肅入賢祠因桑梓之公煥  
几筵之美早旣太甚仰視榱桷如聞愾息曰先  
公貌有憂色施繇親始孰義田急乎况手所拮

据也有典以貽其修明之便更益以祠田與義田等歲終合祭始祖子孫燕會穆乎古矣初膳族百五十畝邇先生約行之三年而后謝世故法不更置首喪次葬次婚次再婚支分派衍則本宗同族曰身曰妻曰子曰婦以別之月給歲給以殊之母族外族表親師友以等之酌恤閭里以終之疾病非已作乃給所以勸養生故曰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義田產侈多而不精庾入私而不公不數傳子孫因以利旋因

以豐蓋宗子之令旣不行又無義庄畫一之規以劑則之也善哉乎與祠田並議夫歲終祭始祖而又臨以有功德爲族所宗者自我作法亦猶行古之道洵彬彬象賢也夫愚讀韓文曰十六七時未知人事知仕爲人非利已也及年二十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知仕不唯爲人耳其言甚質亦竊怪二十時距十六七幾何憂貧至此意者謀于所親兼其親之衣與食而合計之歟故又孳孳于具裘葛給窮孤也然則韓



種悉係義舉仰府行縣查例入冊優免繳 知  
府史 批置義田以贍貧族自是懿舉而向善  
力學守節庚爲優給于周卹之中寓歡勉之意  
觀感興起善良必多卽以化一鄉可矣 署長  
洲縣事理刑王 批捐金修坊置田贍族種種  
高義可法可傳該房卽入冊給帖照例優免其  
經管者當以公心善推制產之意世守弗失可  
也別有義庄規則十七款府印給存其不孝不  
弟父兄自首者雖貧不給侵損墓木得罪祖宗  
者雖貧不給失身下賤貽玷族屬者雖貧不給  
倘有冒取外姓爲己子或在外不簡生子者不  
給

良鄉重建縣署記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極雲龍風虎之盛  
一見于

太祖高皇帝再見于

今上夫驅除胡虜中山輩贊贊襄哉崇禎二年  
冬奴踞遵永薄都城大殘廣陽時方簡异材擢  
繁近畿務喚休利貧弱朝奏夕可良鄉侯最殿  
自南宮令單車入道滿勲獎歿招魂藏其毅骨  
哀鴻四集則計口賑之田峻勸之牛種給之借

無夢園集

駐一

四五

困廩于房山箸四事上諸朝武備也蠲租也

俵馬罷諸民也驛馬官自蓄也率報可昔方二

月自春徂夏虜晨旦疾騎可馳築城濬濠神鎗

大砲畢具簡鄉兵成忠義軍有警樓城以暇治

田其兵可聚可散可散而卽聚踵糧入城寇至

鬻之充餉寇退仍散之民設馬步衛官解盜皆

悉其主名捕論如法三郊三遂之民時乃芻茭

以朝氣爲戰氣椎牛釃酒人人願一當虜則以

工作活餓夫以征逋構堂堂首初政事堂後署



三之層舍六之倉庫吏解備尤孳孳驛遞其言  
曰後之令此者于此畱心不爲驚擾十年之間  
丘墟可成樂土夫地有九藪燕昭余一焉水甘  
土厚至良鄉不然鹽澤水南自龍門口來然漑  
田絕少正統中城猶土隆慶初安令始甃以磚  
引水環流旣而牧地浸荒種馬歲減猶苦不給  
皇華固節如耕石田久矣召穆公虎之營謝也  
原泉底績徂征淮夷疆理至于東海王錫圭瓚  
秬鬯錫土田虎拜而勒諸廟器公喟然曰錫土

無夢園集

賦一

哭

田何如復民租銘彝鼎何如鏤肝膽賜彤弓何  
如父老子弟繼自今累世不見兵革軍旅倥偬  
間風勵學較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武夫干城况  
文人乎子衿之誚鄭在王畿詩人懼焉吾知免  
夫昔中山垂老將山海者九年渝關大振

上知人善任與

高皇帝廓清華夏功在萬世同以一令條上復  
一邑租因廣諸畿郡錫類不更遠哉

重建射瀆橋記

橋之名昉于商著于周其原本于浮梁而杠榷  
筭徇之名襍出于子史均以利涉也蘇爲水國  
橋更多有以地而名者有以人而名者有以山  
以水以物以寺以古詩句而名者高卑緩急隨  
所在而急是橋以水得名載于郡乘舊矣弘治  
丙寅秋有妖人行巫水術愚者趨之中人惑焉  
甫旬月得錢百餘緡郡守河南史公素秉正道  
惡其聚衆逐之而貯其錢欲給還無主名賑貧

無夢園集

註一

聖

則不足一日過射瀆顧橋石已傾曰錢可以建  
此矣迺謀于僚友曰然詢之父老皆悅地落長  
洲與其尹邢君文甫曰是橋其當運河之衝最  
急而苦卑爲巨舟病其高而新之文甫亟召義  
官朱義委之曰若可計其費惟公惟平於是計  
石之費爲丈千有奇木之費爲章七百有奇灰  
之費爲斤倍五石之數石之工千而土之工半  
之鍊之工百而木之工倍之總其數與是錢直  
文甫曰諾筐筥錡釜麻竹薪米之屬于我乎出



乃作于是年之臘月越明年八月訖功高于舊三尺廣如之而石之堤倍其長者蓋舒徐可以殺斗峻便陟降也是舉也息妖妄修廢墜濟漕運來商賈而四美具焉豈惟不病涉而已君子曰是善處事也是善用財也善處事其職不廢善用財其利甚溥職舉而利溥惠而知爲政者歟其賢于鄭大夫遠矣請志于石命吾子鎡篆額鑰書丹作亭立于橋之右方以垂不朽公名簡公鑑其字也前監察御史云

無夢園集

駐一

四

### 杜庄橋記

憶爲孱廉時先君崇祀語溪操舫祇謁經葑溪之寶帶橋橋傾漕哽亟赴荆溪言之俞兵使

維

宰今葉御史

成章

令長洲克終之余亦出貲佐

經費因搜斷石於荒草得先哲文若干首補郡邑誌之遺今崇禎二年四月余以宮允使遼東歸道澣墅有橋杜庄距射瀆而近石皆中坵行人如步劒戟趨鳩工工僣步野田見一臥石需於泥閱歲年令有力者負而起吾先中丞官大

理時建廷尉坊載長洲誌而橋射瀆之記也太  
守史河南人與今二千石史公 同姓同地

益異之遂告於公乃兩月告成并戰中丞坊屬  
大中丞曹公特書忠直貽謀褒贈益章先中丞  
在言路請誅李幼孜劾寧陽侯陳輔彈中人李  
貴等疏如王文恪 整 吳文定 寬 誌狀與成弘實

錄符也先中丞之言曰是善處事也是善用財  
也任茲土者世有令德職在簪筆寧敢過佚而  
余祖孫之藉榮施也邦君大夫明德遠矣越明

無夢園集

駐一

完

年二月奉

上簡擢宮諭任以成均戴星趨朝仍過此地合  
前記碑之一亭時惟夏五廿有三日景善用

貴華疏如王文恪

吳文定

大中丞曹公特書忠直貽謀褒贈益章先中丞

在言路請誅李幼孜劾寧陽侯陳輔彈中人李

貴等疏如王文恪

錄符也先中丞之言曰是善處事也是善用財



重建東禪寺諸殿復立辟支山門文昌高

閣記

附題酒仙像

池中生瑞蓮類有之捨爲寺如陳丞相罕矣丞  
相未有聞也以捨宅著三國之勅建國也則院  
唐大中之改東禪明覺也則寺太湖之石自泐  
沼池之蝦半紅天下盡掃瓦甃空擲疑在杯中  
閒騎猛虎斯何人耶且夫渡河之虎惟恐其不  
遠鳳凰之集惟恐其不邇是以虎不親吏而親  
佛吏僞佛真何以吏僞博官市名虎故不親何

無夢園集

卷一

五

以佛真噉酒賦詩虎故不去是球禪師之高足  
耶雷神爲言辟支佛耶石曰不開酒家餓歿世  
路不平風波如是解縈爲帆我不可恃若到無  
波還須尋想噫大珠吐光怪平地驚覆舟自叅  
禪龍冊以來歸寺建隆歸骨祥符所繇來久矣  
像坐殿中先君構室居之兼與寺僧仰峯存巖  
今梵林交三世仰峯大拓殿宇未竟之業梵林  
一歲僞功益余自辛未冊封歸因撫酒仙石柱  
曰山門可興矣又憶仰上人語此城中巽方天



目秀流東海巨吸高閣臨曠地長空亘鎖鑰俾  
巽水吐吞必有天海奇文補浴妙手百年前周  
中丞竟日盤桓指點形勝宜在此地父老猶能  
道之文昌可閣矣予也聽雨門關清溪波綠與  
介僧紹居綠陰坐樹如影隨形每企前輩風流  
一索松枝笑語今此閣成東遶清溪石田伴月  
我何不然○旣作此記梵林手捧酒仙像過無  
夢園余觀畫像仰天高骨有紗帽一冠帔夫人  
一或傳騎虎入郡堂二千石夫婦謝簪履之榮

擲山河之貴問道于其側也此圖修竹數竿倚  
石一童子執酒壺師右手揮杯左手繫塵脫僧  
鞋傲骨偃仰吞吐其上余嘗笑首陽二士窮餓  
自甘上帝置之桐栢觀子晉彈丸地遜天台作  
常住智不逾中人而五百里內外皆祀伽藍公  
亦居之不疑卜必告至于余苦雨國清數日答  
示之忍耐亦奇矣有兩苦禪尋幽卜居三卜三  
辭亦吝矣君何修而耐煩任山割片席其未可  
悲夫天上之除目太濫雲間之封拜不停烟霞



之血食相繼竊爲造物惜之又如瑞蓮開丞相  
之花澹湖分仲舒之帶而以名其寺與橋捨者  
何小取者何大夜走山陰流螢萬個綠竹枝葉  
片片可數有寺五雲王獻之瑞雲見而捐此名  
勝也羲之能書寒冬開一街之花獻之能書青  
蒼下五雲之駕此事何關捨宅余又登東山見  
三偉人雄談浩歎手捋長髯縱酒歌呼自得也  
近之則晉代三謝衣冠風雨欲來鬚眉皆動夫  
東山誰氏之東山而謝家父子兄弟以爲私且  
指昔年所攜之姬爲謝家姬也躡飛電之影爲  
謝公馬也指田間所畫之梅影琵琶爲謝公梅  
也與公姬所抱之琵琶也又有异者此亦一東  
山彼亦一東山贈者多受者少遂令此山終爲  
乃公一家常據之物吾向疑除目濫于天也而  
非孤竹子晉謝公不以授意者山空水遠寧使  
餓夫笙客俠妓駿馬影落田間聲韻寒玉而無  
與俗同則人物志終讓天公雖然辟支茅土無  
所愛一丘一壑無所私諸公皆唾餘也夫



仁孝王先生祠記

伍先賢寧方諱袁萃序曰客歲壯繆見夢于明  
卿明卿幸神之式穀也率諸耆碩一新帝宮瘁  
其力而無倦尋于鄰近起孝子王先師祠予謂  
壯繆精忠大節赫奕耳目其鼓動易耳少湖師  
以闡然篤行過橫流于不見不聞之中方今二  
氏矜奮誰能張之明卿直揭忠與孝並壽人心  
不泯之脉斯其闡往詔來之功大矣傳稱中孝  
用勞尊仁安義卿大夫之事也有履其位而未  
無夢園集 賦一  
全其事者矣未有有其事而或無其應者也予  
聞明卿之歸自公車也獨後則以護友榘故齊  
魯間遇大寇竟義之而不敢侵其他翼經傳崇  
孝友成後進澤枯骨未易縷指也且也舟車中  
不忘名理研精庸易合一之旨發天地鬼神之  
奧所謂推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者  
乎

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前三奉

勅提督浙江學較整飭杭嚴雷廉兵備分守下



附

竊有感于馮伯子諱非熊之言先生歿三十餘年  
人心寂寂幾不知有先生者方怪近代盡生空  
桑而宮諭明卿起捐貲勸棟宇先簿正俎豆表  
章孝子以教通國若揭日月人心始共有先生  
焉邇厥源淵則自幼時乃祖敬齋先生教以做  
人必學王孝子略如先君子提命不肖也乃宮  
諭又擊節語予曰先生非潤袖大帶人也讀其  
俟後編經濟有大用勿論裁定禮儀折衷千古

無夢園集

駐一

五首

卽其縱談軍國歷詆時貴逞逞出自已手眼拓  
一世心胸嗟乎予乃知先生所以爲孝矣記曰  
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  
也夫細之而一樹一獸危之變之而戰陣罔非  
孝所在矧天下事則先生寢門跪泣真有塞天  
地橫四海者矣故予旣祠之復請于當事則周  
中丞綿貞入祠折節史太守念仲暨周司李五  
涇以時祭焉予又恐異日請祭之後累編田畝  
非仁子孝子之意也乃自捐田十畝以十之六

供兩祭以十之四供關社一茗蓋祀先生以訓  
聖德祀文昌以廣人文都人士僉曰然而余此  
舉非好名非好事竊慨尚書黃閣祀地遍都邑  
滔滔莫知所嚮特以先生鎮之也

無夢園集

陸一

五





重修韓襄毅公祠記

文皇朝兩廣蠻弗靖黃蕭養之亂東西互煽寇盜廿餘年

憲廟四征弗庭先是韓公撫宣大中讒出叅浙藩大司馬王竑以公薦所遣文武將吏大會南京僉議分兵繇庾嶺入廣東大軍從湖廣入廣西旣得 旨公謂大藤峽兩廣巢穴一斷何復逐乎有言峽深不可渡則下令卽日必渡峽無舟以軍之半填之俄峽酋五百人詣軍門揮劍

無夢園集

駐一

五

誅之懷中皆挾短刀公敏決毅勇類此於是時一鼓平桂州白面之厓斷峽心膂再鼓空橫石大坑之寨復剗頸喉燼五征不克之險巢族百年滋蔓之狂寇且以戰功論故賊無反計而士不妄殺亦偉矣雖奪情再起實勤王事云當是時江西十一郡旱疏蠲田租一百三十八萬嘗泛舟楫見各山畬田盈頃良苗懷新夷孽迎舊乃喜而作詩可紀也公專祠近郡學圯甚竹絕佳公行軍結營多瑞竹之應同見此竹也天然

而笑今兩廣多寇盜出沒八閩江右破城圍邑  
有 旨會勦不公之思而誰思凡百有心夕陽  
過之何愛一椽一瓦以要此魂魄而作山河之  
氣予又憶孝廉時與諸弟昆宿韋太守祠乞夢  
夢神語韓襄毅斷藤峽傳不可不讀詰朝飲金  
壇張廣文齋中出禮公廟貌歲月幾何嚙嚙岑  
寂撫今祠感舊夢神者告我矣

無夢園集

卷一

五



勅封山陰縣大善寺肇興夫人記

夫人系錢女也而神其父錢大興紹興郡文獻  
弘儒多貲亦多行義配沈氏多男祈生女夜夢  
梵僧贈明珠吞之五月誕生夫人儀止端詳茹  
素周覽典冊供佛飯僧不絕靜坐不聞聲者累  
日父母愛之名曰善娘年十六曰吾疾矣非世  
藥可治所積嫁貲捨以建寺可鄰有黃元寶感  
神夢願減值半施錢翁酬以五百奏聞勅賜大  
善寺賜彩二千疋造寺銀千兩畫錢女像爲伽

無夢園集

駐一

五六

藍梁天監三年甲寅十二月八日也開元廿六  
年六月朔勅賜真容御書時天下皆造開元寺  
遂改大善寺額吳越國王奏復之以開元祝聖  
焉兩額齊至武宗會昌五年己丑毀寺宇上見  
一人詣宮請免驚問何人曰大善寺土地是年  
浙東道見一處女自稱大善寺伽藍全我招提  
報二子寺爲獨存後二子皆登第勅賜僧五人  
廣袤百畝以水界其四圍慶元三年塔寺焚殿  
如故僧得舍利一顆塋廢塔之下殘碑斷闕多

不可攷府誌稱黃元寶捨非也扈駕征遼封肇  
興夫人有挾妓宿寺者江南一二公子被誅而  
妓免僧犯此者以盜以訟以火殛殺之乃已嗟  
嗟大士能愛人錢夫人能惡人能愛能惡皆佛  
性也拂人性而不免忤佛性而必誅爲小人者  
其戒哉





重修潞墅塘記

孝感念劬劉公潔廉慈惠令兩邑救亂倉猝中  
州像而祝之晉秩司徒泄吳關遼餉溢二萬七  
千有奇水涸滯舟五閱月無缺額公輶軒所過  
自潞墅涉楓江土堤二千六百餘丈董公易以  
石又二十四年波翻獸躡潰河徙岸徒行足蠶  
乘行蹄利公遡其本始椿浸于奔流也水涸樹  
之錢蟪于石工也平賈輦之臥石以覆之林石  
以纜之册分段籍其名以經久之高余低余三

無夢園集

註一

李

面受水十里之內翠湫澄瀾雲烟來貺傳信無  
媿矣矣蓋聞上兵貴謀司農尊計計臣者計安  
社稷計牧民氓計天地山海而不一計其身家  
自爲令已然令人而令于人吾不謂令當其令  
可以將則上兵之謀是已公之令永寧也分桐  
析圭棚殿供億畫龍鳳而不彫哉水于孟津夫  
于洛陽衡量于潞藩邑罔聞知裁誅求絕盜獻  
中貴斂手靈寶張國安反城閉單車諭之洞開  
四門始裹甲繼佯質款三縱之期三日果從間



道降公永寧礦賊震鄰公方宴客席上選將給  
蓐令夜行計散徒黨雍其魁徒通富通富  
民法連坐公在鄰境皆變疾趨不難不疎持義  
聲爲軍器是以有靈寶之擢初夷大難訛言劫  
獄賴公底定其他平反寃獄省比較捶朴而清  
宿逋皆貴謀而尊計也公在吳日放三關免舳  
艫各幾尺甚者減半權矣夫執法以懲奸也必  
有餘地而後可公絕張筵于行舖則船筭去耗  
必行給顧直于胥隸索剪邊沈曰之蠹逐吳淞

綵綯之弁必行以公費代部贖則罷爰書寬越  
漏減丈尺必行天下事多成于寬博而敗于寒  
儉然宏度非深計不運長材非急智不辦公惟  
其有之此緩急所恃也頃公特高農部之選視  
春夏曹非公孰當之哉



重修南禪寺記

捨宅爲寺古人多有之捨宅爲學自范文正始  
士大夫一捨何所不捨以天下爲己任當作是  
觀左祀常蘇州重守土也右祀胡安定重司教  
也滄浪一亭映帶其間西山來青南越壘石有  
文事不忘武備二韓廟貌于斯巍峙俾南禪鏡  
出于瑞光昂其首而鳴高吸巽水作者意義深  
遠故蘇學甲天下而南禪寺翼戴爲最長洲之  
有文星閣也撞南禪之鐘厥功等彼縣此郡南

禪大聲又居文星閣上而忠武襄毅祠翼戴爲  
最今瑞光盛而南禪圯二韓將不保一廛可不  
講乎前郡守龍沙王公有其舉之爲學非爲利  
友人陸章甫端士也一日同貧衲寂行携殘碑  
數紙示余余爲拂拭苔蘚如對昔賢商略建置  
偶逢當事干旋過我衡門之下倒屣莊語夫天  
下事急而求則晚也急而不求危莫支顛莫扶  
獨爲君子文正懼矣嗟乎三吳賦役嘗學之矣  
而未能言三吳水利嘗言之矣而未能行多矣



數窮盡少默乎然予吳人也吳山焚鑿異水隔  
絕吳門忠告一論良可痛悼憶十年前吳大水  
余上書政府平涵朱翁手答甚溫其歸也勸余  
若手口俱廢者然誠愛之也今遭

聖明之世何憚而不言歟又憶金甌初卜奔告  
諸老力浚吳淞蓋曰生于吳而秦之越之居可  
爲之地失可爲之時矣人亦有言好事難爲不  
識所當爲者何事歟所易爲者又何事歟况先  
先濬城內支河奉有

無夢園集

駐一

空三

明旨引巽水畢入郡學灌注滿城旺氣內克正  
急務也陳祠豈有忌諱歟遂語弟中卿鑄忠告  
論而廣之然莫急于南禪矣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傳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異時爲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子殷人也宗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于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系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遭逢異矣故殷以殺諫亡明以

無夢園集

駐二

前

旌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殺之死後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柰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爲君也全給廢謚建祠賜額如楊忠愍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慨壯烈之褒鞠朋構蔽厥辜復其兄陷察楊清

職我

皇緝熙紹庭陟降赫赫

皇考詒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鬢  
千秋而毅魂魄顯忠遂良 國家禮亦宜之明  
示履霜之戒干政之禍至深遠也

光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爲堯舜亡何再  
召急指

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蓋公首擊崔豎誓  
不與賊讐俱生屬 東宮伴讀官慎起居無夜  
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 上盡然之若曰

無夢園集

駐二

前

乘此要緊之時儲此要緊之人濫恩陳乞其奚  
要緊之有諸公與聞緊命優游牝軟而公獨以  
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

貞皇帝提耳告之者我

皇篤彥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口  
銜天憲于我天威予用汝嘉褒顯曷靳焉初

神廟不豫公引文潞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內  
侍者旋請立 皇長孫繼事 兩朝彌留未命

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母礙 太行皇后尊



以生母礙 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則  
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  
無謂不宜封而折戚璫于松棚揮內侍無得執  
挺格大臣于 宮外與閣臣未登極卽日呼萬  
歲引楊公士奇例請夜宿閣訶擅宣回 宮者  
奉入 慈慶宮謁 孀端皇后几筵叱李進忠  
無弄十六歲 長君殿掌之上 乾清宮不移  
死無處所已而逐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讐並急  
流機緊之着公自宿 宮門外同駱錦衣嚴警

無夢園集

駐二

剪

衛備非常何功可攘何謗可分嗚呼

光廟以公論不封鄭

熹廟以痛母不封李善則歸君萬古爲烈公疏  
不云乎 君幸有 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乎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

侍一移 慈慶一移 一號所以安全之甚厚

徐請存問選侍恩禮不薄

熹廟有極正極公極切極真之旨鼎革移宮自

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于斯乎至自二十四罪之疏出始有昧心反唇者逆魏忠賢非之黨逆魏天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緩公死急令崔呈秀輩借受賂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矣公固先疏糾熊移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皇天后土耳稟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一商畧告語耳遭逢

無夢園集

駐一

簡

堯舜之主頻煩 天語異數優渥則比于不幸而公幸也獨計比于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結舌公一諫而讒口囂囂開飛廉惡來不開之口古今小人不相及耳雖然皆仁也仁比于者孔子仁忠烈者

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馳馬 御前曾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解小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 上不知

閣不救爲之奈何正與



貞皇帝要緊之諭合可憐千言萬語付之姑不  
究三字中諭諭訛訛不恨隨者養之反訾諤者  
激之此皆自殺其心而不自哀者也嗚呼韓宗  
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公于疆事可謂神矣而反以府罪忠  
臣義士有拊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瓣色黃而  
香日夜漸長以婆娑于桁楊拷掠之側顯純急  
忙着手天工從容着花彼蒼彼蒼 聖人出矣

聊爲公開笑口蓋公傷林侍御之杖也萬屯郎

無夢園集

駐二

剪

之死也二十四罪之牘既上不用其言又不殺  
其身也墨勅削公于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  
紙果如公言向所爲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者忽  
化爲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商  
畧照應或又云 容妃諸語酷發璫隱急求兩  
解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挫失機會是皆  
不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  
逆魏之方燄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楊  
忠愍不請問閣臣乎閣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幸



而不死豈成一忠愍哉忠愍不死賊嵩不敗忠烈不死逆魏不誅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離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濫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

光廟下考選撤稅發帑則曰宜留中曰更張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拚九死以諍誰爲照應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生忠烈實可盜大臣可挺格之宮外

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歲長君可弁貌輔佐

無夢園集

駐二

剪

堯舜要緊論可盡委之不痛不癢之羣仕路上大乖巧大便益富貴可長占而國家大體緊關之際悉作秦越人旁睨則是非羞惡之心絕而惻隱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而逆君父殺忠直而崇彪虎比比然也公于是時將伯助予戛戛乎難之哉卽有賢者流落放棄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逮同死奚望救于他人哉人涉卬否公不屑矣公自稱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



宗社立心則怪之從 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  
而虞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零而步禱血  
書撲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爲循良第一人  
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五百里乃下漢口無  
子粒派入條編爲請折額免有功德于民亦可  
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后世謂顧命之中  
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舉朝皆婦人則真怪  
物也已尤可怪者云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

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尤怪之怪

無夢園集

駐二

剪

也已繼夫人詹窺疏草泣諫知公意決遂止不  
言終不少泄詹常割股愈姑辭旌已而兩子就  
犴狴孤幼寄廬山風雨城樓四年淒斷以死殉  
姑者其夫人弗怪也母夫人同入邸見公手  
疏經宵旦問云何公曰爲應山桑梓寬繇役耳  
已以實告母曰子禍吾亦甘之血衣數片斷髮  
幾莖頭面破矣留鬚浩然子死母俱母死婦俱  
繇斯以談其母夫人亦弗怪也

史氏曰公有四子予識其二檻車潛逸走盧龍

而瀕殆酒血上書湘澤之濤皆立

天子爲改容加禮秩焉公入別嬭母從容就死  
故其言曰願 國家強固 聖德剛明卽身無  
完肉屍供蛆蟻終不作一怨尤情辭藹惻較三  
閭大夫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誤傷我母  
其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顯純并殺  
之以滅口孰知孔埋壁下密示弟藏已屍肯以  
出神物護呵顯純又火公血書凡一百八十字  
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爲脫稿敬之哉嗟乎公

無夢園集

卷二

剪

以死許 國自憑凡而決矣故曰臺諫折之而  
有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聳發其精  
采至死不變蓋自爲 社稷計哉

09663



